

# 2012 海峽兩岸青少年登山交流活動報告

單維彰 民國 101 年 10 月 6 日

民國 101 年暑假期間的 8 月 16 日至 30 日，中華山岳協會應中國登山協會之邀，在台灣招募十五位「青少年」（實為在籍之大學生或研究生）參加「海峽兩岸青少年登山交流」活動。適逢本會何理事長親征巴基斯坦之布羅德峰而不克分身，囑咐小弟協助此案之進行，故趁機僭任此交流活動的台灣領隊。本人資淺位輕卻忝為山協之海外領隊，還望各位前輩先進們海涵。



本隊在山協資訊組林哲全先生的悉心安排下順利組成。招募期間共有 21 位青年報名，由本人負責依其登山履歷而徵選了 18 位隊員，中國方面亦已慷慨同意多納三位隊員。但後來因個人意外事件而退出了三位，所以全隊恰為當初預期的 15 員（大致依報名順序）：屏東科技大學王常宇，台灣大學陳泓任、梁成、李涵茹，東華大學方翔、蔡宇軒，中央大學姚徵閔、謝育霖、鄭凌韻，中興大學張侑甥，大同大學顧桐，中原大學歐陽毅、劉文賢、陳信豪，和陽明大學羅百尉；其中兩名女性（涵茹與凌韻），十三名男性。

中國登協為此活動準備的標的，是四川省四姑娘山大峰，海拔 5025 公尺。本隊之中，僅方翔曾經在尼泊爾達到 5000 公尺以上，其他隊員均未曾超過玉山的海拔高度。但是就經歷而言我相信這批青年都能勝任，而且登協在行程中安排了寬裕的適應日，於是我們託大家的福，全數登頂成功，而且遇上難得的雪景。

中國登山協會是一個官方組織，其培育登山者的方式有如培育國家級的體育賽事選手。一般人固然可以申請入會，但須事先具有海拔 3500 公尺以上的領嚮經驗，以備審核。該會成立於西元 1958 年，於 1960 年首度完成聖母峰北稜路線的攀登（也就是英國登山隊在 1920 年代留下的殘局），而後也在 1964 年締造了希夏邦馬（十四頂峰之末，8013m）的首登。但他們最津津樂道的，可能是 2008 年 5 月 8 日在聖母峰頂點燃奧運聖火的偉大創舉。

中國登協的現任主席李致新先生，以及五位副主席之一的王勇峰先生，都是 2008 年聖火隊的領導人物，他們兩位在 1990 年代搭檔完成了世界七頂峰。登協設有訓練基地、對外交流、經營開發、高山探險、培訓、戶外運動以及攀岩攀冰等部，各設主任及副主任一人。此「交流活動」乃由高山探險部執行，其羅申主任及次落副主任，以及資

深教練「景陽」李慶富先生，都是 2008 年聖火隊的成員。交流期間，李致新主席與王勇峰副主席分別在內蒙和新疆帶隊，故而緣鏗一面，但他們都安排兩家的千金來親自體驗，與台灣年輕人玩成一片，意義更加重大。

我們搭乘 8 月 16 日下午 3:45 起飛的華航 511 班機前往北京，感謝哲全兄及劉先生到機場送行。落地後，由景陽教練接機，並開始了全程的悉心照料，我們對他甚為感念。當晚由羅申主任招待接風晚宴，同學們初步感受了主辦單位的熱情。隔日一早即趕搭長途火車前往成都，長達 27 小時的車程以及臥鋪的經驗固然新鮮，但大家都沒做好心理及物資上的準備，稍有措手不及之感。火車經邯鄲下洛陽，跨黃河越秦嶺，臨渭水望華山，然後沿著諸葛亮與曹操交兵的路線入蜀，帶著我們生動地複習了一遍地理課和歷史課。而長達兩小時由隧道和橋樑銜接而成的襄渝鐵路，也在在以那忽爾悶噪忽爾空迴的聲響，對我們咕噥說著：『蜀道難啊，蜀道難』。

18 日中午，在成都下了火車，入住錦江北岸一間樸素的旅館（在著名的錦江賓館隔街）。沿人民南路向北到市中心（十八大的會場）只有三公里，同學們很快地辨明方向，闖進了市區遊蕩。在當地，我們會合次落副部長，他才是我們的總指揮。稍後會晤了四川省登山戶外運動協會（四川登協）的幹部們，從此開始，他們是執行此交流活動的主要人士。特別感謝副秘書長劉峰先生及副部長秦卓然先生，前者掌握一切後勤，還特別加贈我們一趟都江堰的旅程；後者稱職地擔任了前進領隊以及營地主任的角色。

19 日早晨，我們與 11 位來自內蒙、北京、成都的青年，一同登車前往日隆鎮。從成都到日隆，本來有一條經都江堰和臥龍的直達公路，但是因汶川（就在五十公里外）地震而損傷，所以我們不但得繞遠路（多了 150 公里），還要翻越夾金山 4200 公尺的垭口（還好是搭車）。初見那 4200 公尺的垭口，給我很大的震撼：這麼高的海拔，山坡卻覆滿植被，散佈著一群一群的牛羊，完全沒有惡劣氣候的感覺。天上盤旋著大型猛禽，顯示食物鏈完整，也標示著生態的健康。能夠如此據說是因為 1998 年朱鎔基出任國務院總理後，下令坡度 30 以上者全面休耕；後來進一步發工資給小農，讓他們回到過去開墾的山坡去種樹。

海拔 3200m 的日隆，是四姑娘山區的入口市鎮。我們可以把日隆比喻成更高更大的武陵農場，但是更值得讚嘆的是，在這樣高海拔的谷地，水草竟豐美如此。



同海拔但緯度很低的尼泊爾，有著嚴重的植被退走表土流失問題；也許尼泊爾的健行遊客應該挪一部份來這裡。

日隆屬於小金縣，而小金、臥龍、汶川，和著名的九寨溝，都是阿壩（坝）州（藏族羌族自治州）的次級行政單位。日隆的設施很不錯，水、電、通訊都有。四川登協安排我們住在鄧園山莊，硬體和餐飲都可接受。有趣的是，「四姑娘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局」自己經營了一間「嘉絨大酒店」，將在九月開幕。此行結識了戶外活動中心的楊主任，是一位能力和素養都很可觀的年輕人。

20 日早晨，部分嚮導和協作就先行上山了，而我們往返一趟郭庄坪當作適應健行。郭庄坪再往上走十幾分鐘，有兩座佛塔。雖然這裡是藏區，但我總覺得此地的佛塔缺些靈性，不是「真」的，而是為了吸引觀光客而臨時製造的。事實上，日隆鎮提供海子溝、長坪溝和雙橋溝三條觀光散步路線。其中海子溝就是前往大峰和二峰基地營的路線，全長 6 公里且甚少起伏的長坪溝是最佳適應路線，而雙橋溝則是冬季的冰攀聖地；有些隊員不但心動，據說已經採取行動，將在下一個寒假回到此地攀冰。

我們的大隊在 8 月 21 日出發，開往海拔 4200 公尺的大峰基地營。全程大約九公里的路線並不算長，但是當日陰雨，略有風寒，而且大家都將面臨高度的挑戰。就像三六九山莊一樣，第一幢映入眼簾的基地營建築，是廁所。基地營建立在寬大的山坳裡，三面環山一面臨谷，清溪流貫石峰疊壘，有就地取材的石屋五幢，按規劃可宿 42 人，廚房和庫房也可讓協作廚工等入駐。房屋圍成三合院狀，中間空地上，我們的先鋒部隊紮了三頂大帳，夠所有人坐在裡面進餐。若是排雲山莊落在此地，大概可以容納 800 人。

行前資料本來是說此地為 3800 公尺，因此我不以為意。到此才知道誤差了 400 公尺，就相當擔心隊員了。他們不但首次超過玉山的海拔，還要睡要在裡，而且這天還降下八月的第一場雪。是夜降雪直到天明，果然就有數人發生了較強烈的高山反應。所幸大家年輕力壯而且意志堅強，而且有兩位隨隊醫師（台大和陽明醫學系的學生）密切照顧隊友們的健康，台灣青年們都在兩日內陸續恢復元氣，並沒有動用主辦單位準備的氧氣瓶和加壓艙。

在尼泊爾高地，人們都用犛牛載貨，但不能載人。我也聽早年在雲貴四川徒步的朋友說，雇來的馬都骨瘦如材，馬伕捨不得牠讓人騎，只肯用來載貨。但我看日隆鎮出來的馬匹個個壯碩，聽馬伕說特地帶出來為牠減肥。馬匹運載量很大，大帳下的餐桌和座椅，廚房裡兩桶瓦斯和蒸籠壓力鍋，都靠牠們。而牠們出來，簡直不像上工而像野餐。稍後降了大雪，但見馬匹靜立，連尾巴都文風不動，雙眼微閤，儘管讓雪花積累在背上頸上額上，彷彿聆聽著落雪的聲音，不但不顯得冷，竟似享受著一場淋浴。



22 日，在基地營鬼混一天，作為適應日。這天霧雨瀰漫，冷颼颼地。但是兩岸青年大約就在這天玩在一起了，交換著紙牌遊戲，晚上還舉行了一場小演唱會。次落大隊長從台灣隊裡挑 10 名適應較良好者，與 7 名大陸青年組成第一批登頂隊，於 8 月 23 日早晨 6:30 出發。當時濃雲密佈，大家低著頭默默地走。升高 200 米之後，發生了意外的驚喜：我們走出了雲霧。原來雲層的頂部不高，穿越之後即成雲海，而抬頭是藍天一片。

登大峰的路線有點像登玉山的路線，先上升到主北鞍部再登峰。上稜之前其實可以和基地營互望，但是他們被埋在雲層之下了。嚮導們也稱登上稜線的鞍部為埡口。次落也許喜歡稍微離開人群，也可能他的業務繁忙，非常須要通訊，所以總是走到比較偏遠的地方去找訊號。

次落副部長是藏人，出生在海拔 3900 多米的村莊裡，本名（音譯）次仁盧布。他小我一輪，也屬虎，登過三次聖母峰。他雖然全程陪著我們，但是看得出來他走得頗無聊，動不動就像山羊一樣忽然出現在峭壁頂端講電話去了。忽然有人驚呼：『今天是七夕。』這就引起了一陣騷動，有些小青年緊張了起來，許多來自四川的嚮導和學員也都跑去找訊號了。

從埡口起，登頂路線也類似玉山架起了護欄。如果不是一場雪增添了氣氛，這趟路可能還稍微無聊呢。大陸同袍四散講電話的時候，台灣同學沿路站著飽覽邛崃山脈的美景。有人在雪地上畫了愛心，但也有「單身貴族」不甘心地將它改畫成豬鼻子。台灣的單身青年，照例在情人節都要「反動」一番，慶祝自己的「無情人」狀態。我聽到最幸災樂禍的話，是這樣說的：『願天下有情人，皆成父母。』

雲海之上是邛萊山脈更向西北方延伸的山峰，中間如金字塔般的獨立山峰是 5413m 的婆渺峰婆繆峰（婆繆峰），整個山體是花岡岩，攀岩難度達 5.10。而近處三峰連立的，是四姑娘山的二峰（5276m），三峰（5664m）和么妹峰。四座山各有自己的路線，但二峰基地營就在大峰的隔壁山谷內，都從海子溝入門。二峰也有架好鐵索的登山路線，從山壁的背後「偷襲」她。三峰也是「一般人」可以登的，其基地營在長坪溝裡，但是山徑沒有設施，登頂前須要用一點技術去克服地形。至於么妹，就不能隨便去惹了，必須全副武裝戒慎恐懼地登。

大峰的山頂很窄，不夠我們盡情的玩，大家散開來拍攝各種組合的登頂照。不知道誰開始脫上衣的，天氣實在太難得的好，男生們起鬨拍一張半裸合照，由一名女生掌鏡。拍了七、八張之後起風了，雲汽上衝，才趕緊穿回衣服。



第一批隊員遇上深度正好的雪，厚實地覆蓋了岩層遮蔽了垃圾，卻又不至於淹進鞋



丫丹、次落和侑甥攝於四姑娘山二峰、三峰和么妹峰前



男生的登頂照

統。8月24日，前一天沒登頂的6名台灣隊員全都適應了高度，與大陸的後發隊員組成了第二支登頂隊伍。這天霜雪稍退，烈日漸收，同學們熱情依舊地登頂之後，心疼於沿途顯露出來的垃圾玷污了這座美好的山峰，臨時拿出塑膠袋動手淨山。此舉令對岸青年及嚮導教練團大吃一驚，而台灣同學順勢宣揚了我們登山者不留痕跡的慣例；後來，這一支隊伍聯手做了大峰的淨山活動，悠哉地聊天散步下山，並且手提著滿滿的垃圾袋。無獨有偶地，留在基地營的第一批隊員，也做了營地整潔的工作。

25日早餐後，我們兼程趕回日隆，爭得半日的時光，部分同學走訪長坪溝，部分同學深入雙橋溝，也有部分同學在日隆鎮深度採購。當晚的慶功宴席開四桌，連同當地的協作一起進酒。我親自點數了144瓶燕京啤酒，不知道是否整個鎮的啤酒都被喝完了？

26日按原路返回成都，預留的緩衝日就用在27日的成都自由行了。旅館將我們安排在獨立的區塊，兩岸青年將那一區變成了不夜城，趁著有人過生日，交流得更徹底了。大夥分批由成都當地大學生帶著「探險」，有些人品嚐了當地很特殊的一道料理：兔子頭；跟「獅子頭」不同，這個是真的兔子頭。28日旅遊都江堰之後搭上返回北京的長途火車。這一回，同學們做足了準備，他們備妥桌遊，採購了超過1000人民幣的零食，在火車上歡度了28個小時。29日深夜抵達北京，景陽將我們帶到仰慕已久的「懷柔登山訓練基地」，讓大家住進「國家級選手」的宿舍。

8月30日，同學們珍惜在北京的最後半日，速速用過早膳就趕往岩場，利用訓練基地的設施大玩起來。基地在水庫邊，濕度不小，陽光下更顯悶熱。景陽很體貼地捎來冰飲，讓同學們玩得更盡興。午餐由基地副主任招待，而後王副理事長的千金帶領我們到水邊的俱樂部遊玩，裡面收藏了許多難得一見的攝影與畫冊；而且，我終於喝到了研磨咖啡。

傍晚，北京的朋友都聚到了國際機場，陪我們一起辦理登機。離情依依難分難捨，讓我幾乎以為某些同學趕不上飛機了。當晚11:50，我們搭著華航512班機回到桃園機場，感謝何理事長和幾位家長親自來接，否則我們的交通還真有點麻煩。在迎客大廳拍攝大合照之後，此行圓滿結束。



至截稿前，同學們的照片尚未集結完成，可能資料量實在太大而且回國之後都陸續開學了。本人提供部分照片於Flickr網路相簿，而且都提供高解析度的版本，有意者請連線以下短縮網址。

<http://goo.gl/epRVI>